

■ 太原印象

晋祠的诗文

邱萍



晋祠公园(资料图片)

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
——《论语·学而》

典耀中华

高雅的呼吸

乔忠延

这个题目有点奇怪，呼吸还有高雅、低俗之分？如果仅仅是维持肌肉不僵、血流不塞的自然呼吸，那当然没有高雅和低俗之分，只需张口吐纳即可。但是，人生有高雅、平庸和低俗的差别，要是不想平庸和低俗，就需要不断为生命注入新的活力。活力何来？在于学习，在于读书。终身读书学习，就是最为高雅的呼吸。

一棵高耸的松树总是给人以挺拔伟岸的感觉，仔细打量，不觉然精神为之一振。松树为何会挺拔伟岸？我看还在于不断吸取外在的营养。从天上接收太阳的光芒，从高空吸纳飘落的雨露，从大地汲取陈酿的乳浆，源源不断的养料，供给了松树无日无夜的生长，才长得超凡脱俗，才长得英俊伟岸。

人生何尝不是这样？要活着，就必须不断吸取养分，吃饭、喝水都是维持生命不息的基本需要。这自然只是本能，是动物意义上的生存标准。摆脱动物生存标准，进入人的生命品味，较量的不再是吃饭、喝水，而是知识和智慧的拥有量。这等于说，决定一个人素质的关键因素是知识和智慧。知识和智慧多者则高雅，少者则平庸，再少者则低俗。因而，几千年前孔子就在《论语·学而》中写下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这里的“说”，等同于“悦”。这就是说，学习新的知识，并且不断温习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无疑是说，学习可以丰富人生、升华人生，何尝不是快乐的事情呢？

不过，作为高级动物的人，是从低级动物进化来的，不免带着低级动物的劣根性。试看禽兽，哪一个吃饱了还会再去猎获食物？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就是禽兽生活的写真。所以，要成为一个高雅的人还真不容易，需要把心思用在学习进取上，这就少不了要有顽强的毅力。大诗人李白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证，童年时他厌倦读书，贪图玩耍。多亏逃学时碰见了在河边用铁杵磨针的老人；多亏老人告诉了他只要功夫深、铁杵磨成针的道理；多亏李白幡然梦醒，不再贪玩，把心思用在了学习上，才让一个普通的生命放射出穿越时空的光彩。

我国古代，刻苦学习的事例多不胜举，有头悬梁的孙敬，有锥刺股的苏秦，有凿壁偷光的匡衡，还有映雪读书的孙康……时光远去，社会进步，我们自然不必像他们那样凿壁偷光、映雪读书，但是，那种专注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。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，诱惑我们的信息太多，游戏太多，稍不留意就会沉迷其中。尤其是手机的普及，里面装满了五花八门、千奇百怪的信息，还有惊险刺激的游戏。如果缺少自制力，就会沉湎其中，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，便会沦为流俗的俘虏，哪还有进取的可能。只有咬定青山，让学习成为最快乐的事情，才能抵御诱惑，才能心无旁骛，才能专心致志，才能升华生命，成为一个有益自己、有益家庭、有益国家的人。

自北魏郦道元所著《水经注》对晋祠风光进行描绘之后，历代无数名人雅士纷至沓来，在晋祠留下了足迹、书迹和诗文，化为匾额和石碑，成为晋祠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唐太宗李世民辅佐其父李渊起兵反隋时曾在晋祠祈祷。唐朝建立后，李世民于贞观二十年（646）东征高丽归来时重游晋祠，亲笔写下《晋祠之铭并序》，刻立石碑，这就是现存的御书碑。《晋祠之铭并序》碑集史学、文学、政治、书法为一体，历经1300多年，目睹人世间的沧桑巨变，在墨香书海的文物宝库中，以其深邃的历史价值和神奇的艺术魅力流传后世。

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在晋祠寓居颇久，写有不少吟咏晋祠的诗篇，如《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》：“时时出向城西曲，晋祠流水如碧玉。”白居易也有《和裴令公新开龙泉晋水二池》诗吟咏晋祠风光。

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游晋祠时亦有诗作流传：“神哉叔虞庙，地胜出嘉泉。”北宋另一位文学家、史学家欧阳修曾作游晋祠的长诗。另外，金代诗人元好问有诗赞晋祠：“乾坤一雨兵尘了，好就川妃问乞灵。”明代于谦、王琼、刘龙，清代杨廷

睿、赵谦德、刘大鹏等都留有诗文。

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、书法家和医学家傅山曾在晋祠居住生活多年，留下了不少墨迹，如难老泉亭中的“难老”立匾、周柏前的题款以及云陶洞的题字和吕仙阁、景宜园的题联，还作有《古柏歌》《宿云陶诗》以托其志。

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对晋祠文物情有独钟，曾五次来游，并作有《游晋祠记》一文，已成为古文中的名篇。此文在清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雕刻成碑，现存于唐叔虞祠外院的东廊壁上。清代进士杨二酉是晋祠镇本地人，工于诗文书法，晋祠中有不少匾额和石刻出自其手，如水镜台之额、苗裔堂中“赞化育”匾额、同乐亭碑记、待凤轩楹联等，得到地方人士的珍爱。

此外，晋祠还有若干匾额分别出自赵昌燮、高应元等书法家之手，清代画家杨容在关帝殿后壁绘有巨幅《天龙山图》，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这些历史遗迹，正是晋祠所经历的漫长历史演变的见证。

深沉、壮阔、古典、静穆，各个朝代的无数光影叠加，一座博物馆的厚度，仿佛是天空的厚度，从西周延伸到今天。大美晋祠，美在无法言说，美在无处不美。

珍珠串

周春梅

绕在簸箕柄上。灰色的铁皮，木质的长柄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簸箕，一下子变得可爱起来。也许有人还会觉得这里有一种戏剧性的张力，她不自觉地创造了一件现代艺术作品。

回家之后，我首先做的是把自己一串利用率非常低的项链绕在了簸箕柄上。然后把这个事记录下来，分享给此时此刻正好读到这段文字的你。

醋浅儿

苏承慧



不知怎地，忽然想起了醋浅儿。

醋浅儿，在故乡洪洞土话里指的是吃饭时用于放调料的小碟子。醋浅儿可以单人使用，比如用于吃饺子；也可以集体使用，比如吃肉片时蘸醋、吃鸡蛋时蘸盐、吃蒸饭时蘸糖，间或也可以放点葱末、蒜瓣、芫荽屑，就餐者按需夹取。

醋浅儿这个名字很美，美在明白如话：醋，抓住了其主要功能在于盛醋；浅描绘了其形状；儿点出了器物的娇小、人们心中透着的喜爱。

敞口、浅腹、平底，是中国瓷器中盘子的基本特点。碟儿是缩小的盘儿，醋浅儿算得上最小的碟儿。径不过三寸，高不盈六分，这是传统的醋浅儿。圆形瓷器中，醋浅儿应该是第二小，酒盅占第一，估计没几个人有异议。

以往，在农村，醋浅儿属于奢侈品，

大部分人家都用不上，也没有闲钱购置。有贵客上门，得去有醋浅儿的人家借。借醋浅儿的时候，人们经常捎带了汤匙儿。醋浅儿、汤匙儿一般八个为一桌，成套出借。汤匙儿不如醋浅儿耐磕碰，一桌醋浅儿汤匙儿，往往是醋浅儿还全着，汤匙儿已经缺员了，需要其他材质的小勺子来替补。

物质匮乏的年代，醋浅儿是王谢堂前燕，不要说普通人家，不大讲究的饭店里，也难得见醋浅儿的踪迹。没有醋浅儿，人们的日子照样过，只不过踅摸了别的餐具来充数。替醋浅儿出场最多的，是小碗。醋浅儿只能做醋浅儿，小碗却不能去做醋浅儿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土产日杂店里瓷器的种类多了起来，买醋浅儿的人也多了起来，并不怎么明显——小碗顶岗的时间一长，大家已经忘记了这活儿应该让醋浅儿来干。不少人家有过年加碗的传统，没有一户人家说：“过年了，家里添几个醋浅儿吧。”

随着出场频次的增加，醋浅儿也在发生着变化。一是往小里缩，二是往大里扩。往小里缩的，是露天饭摊上和普通饭店里用来盛免费小菜的醋浅儿，咸菜以及各种临时腌制的时鲜蔬菜是其中的常物。这类醋浅儿的直径常常瘦身到六七厘米，既避免了就餐者的浪费，也降低了经营者的成本。往大里扩，常见于饭店使用的集中消毒后与碗、杯、勺整体包装在一起的醋浅儿。其尺寸已经差不多长到了20厘米。也许，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，醋浅儿还会与时俱进地发展变化吧。